

烽火家書

抗战
回忆文立正：
赶走日寇再成家

文立正(图左)与好友李锐。

图片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网



扫码看视频

衡阳市
衡山县东湖
镇天柱村,白
墙青瓦的文
立正故居游
人不断,生平
事迹展览馆

展示着这位抗日英雄的壮烈故事。80年前,文立正在山东被叛徒告密牺牲,年仅34岁,他的故事随着小说、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被人们熟知,他就是《铁道游击队》中政委李正的原型之一——文立正。

文立正原名文立微,1911年4月出生。1934年7月,考入北平辅仁大学。他求学期间,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大侵略华北的步伐,阴谋策动所谓“华北五省自治运动”。民族危亡关头,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,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,抗日救国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同年12月9日,北平学生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。文立正和他的同学们走上街头,为抗日救国请愿游行。

几天后,文立正给弟弟文立微(字仲劲)写的家书中提到了自己真切的感受:“铁的事实粉碎了我误信当局者的‘自有办法’的心理。你瞧,偌大的华北已不允许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“怒吼吧,中国”“久久沉闷的压在心头快要炸裂的悲愤与积怒,现在变成呐喊了,平时不能谈论的现在血似的写在宣言纸上了,我

们雄视一切,我们痛快,我们感觉华北仍是中国人的”……

1937年5月,文立正毅然退学,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1938年3月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先后担任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军政训处副处长,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,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,鲁南军区独立支队代政委兼铁道游击队政委,中共鲁南二地委委员、宣传科长等职。

在担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期间,他头戴破毡帽,身着旧棉衣,脚穿铲鞋,腰揣两支手枪,率部在津浦干线及枣庄临城支线上,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,率领当地军民主动出击,爬飞车、断铁轨、炸火车、袭洋行、毁桥梁、夺机枪,给日寇以沉重打击。

1945年2月22日深夜,文立正在为党员训练班讲授课后,由于叛徒告密,突遭敌伪武装袭击,不幸壮烈牺牲,时年34岁。

牺牲之前,有人见他孤身一人,劝他成个家。他说:“家是国的细胞,国遭难,家不可能温馨,待赶走日寇再说吧!”

80年过去,而今衡山县天柱村特色文化墙下,孩童们模仿着墙上铁道游击队战士的雄姿,白发老者将英雄故事娓娓道来,革命精神代代相传。

■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魏灿 整理
视频 何佳洁 项炜

家书原文(节录)

仲劲:

“一二·九”后的两信不知都接到了没有?

现在北平仍很冷,但日间也有太阳,夜间有月亮,也未下雪。各校的溜冰场尚未建立,各公园的,多开幕了,我也想明后天去。

没有课上,除在图书馆外,晚上练吹口琴,今天又在同学家里学打字,我很想学会它将来大有用。

华北由“亲善”而“提携”,又由“提携”到了现局——分割,铁的事实粉碎了我误信当局者的“自有办法”的心理。你瞧,偌大的华北已不允许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“怒吼吧,中国!”“一二·九”一炮早就响到了南方,想已有个相当的明白,现在要写的是前日(十六)的事:

——事先当局已闻悉十六日有第二次示威运动,故各校门与各街通衢加监戒备益严;

——学联会后,全市各校为四区路,上午在天坛前(天桥)集中,大集合后再进城示威游行。

我校晨八时由西城发动,经过两三度水龙警棒大刀奋抗后,中途与清华一部分(也是被冲散的)汇合,直达天桥。

十时过,先后奋斗,得到在场的大中学生将近万群众(听说各路在中途被冲散的可不少,也有些中学生被学校当局禁闭不能出来的),悲壮勃勃的气焰紧压了全空。草草开过市民大会后,大集体的行列(臂挽臂四人一连)回头欲从前门入城大示威。这时集体扩大到里多路长,气力愈觉雄伟了。久久沉闷的压在心头快要炸裂的悲愤与积怒,现在变成呐喊了,平时不能谈论的现在血似的写在宣言纸上了,我们雄视一切,我们痛快,我们感觉华北仍是中国人的。

到了前门,即受“绝不准入城”的阻止,数度和平开导与交涉都无效,只有冲锋与肉搏了。我们的武器自然是肉和血。对方的,初是水龙,水龙不足用,继之以棒、皮鞭、刺刀、大刀背,于是流血开始了……

『00后』读家书



文立正素描图。羊咪米绘

曾无法安放的平静书桌
已是学子们的标配

说起铁道游击队政委,脑海里出现的是腰揣两支手枪,沉稳冷静带着队伍在火车上飞檐走壁的影视剧形象,印象中的他无所不能。

读完文立正写给弟弟的家书,我突然意识到,他也曾是同我一般大的普通学生。90年前,在北平的寒风中,文立正发出“偌大的华北已不允许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”的慨叹,在一次次学生运动中,他完成了从学生到战士的转折。正是当年的他们奋起怒吼,如今,一张平静的书桌,已成为每名学子的标配。

让我动容的,是他面对友人“催婚”的回答——“家是国的细胞,国遭难,家不可能温馨,待赶走日寇再说吧!”34岁的年纪,本该是组建家庭、书写个人幸福生活的年华,他却将最深的柔情化作坚守,把未竟的亲情与爱情都寄托在一个“等”字里。

时光流逝,孩童们仍在嬉戏间模仿着铁道游击队的英姿。家国之间,那份炽热的信念没有熄灭,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颂中延续。

■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羊咪米